

张娜拉、苏有朋联袂打造另类“还珠格格”

同名大型古装电视剧再创全国收视率新高

马志全
作品
全

刁蛮公主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马志全书画作品集

马志全
作品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刁蛮公主 / 马志全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. 3

ISBN 7-5366-7649-2

I. 刁... II. 马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2858 号

刁 蛮 公 主

DIAOMAN GONGZHU

作 者: 马志全

策 划: 广东宏图华章

责任编辑: 吴向阳

特约编辑: 刘晓燕

封面设计: 舞文弄墨

印 刷: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重庆出版社 (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: 22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66-7649-2 / I·1440

定 价: 28.00 元

凡购买重庆出版社的图书, 如有缺损问题,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若书店缺货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023-68814956 广东地区联系电话: 020-34254401



第 1 章



—

在京城这一带的大街小巷，小龙虾可谓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。其实这名字原本就是众人送给他的，有对他侠义心肠的赞赏，也有对他张牙舞爪性格的笑侃，可谓既是昵称又是绰号。意外的是这个我行我素的年轻人对“小龙虾”三个字十分满意，自从得此称号，行为处事之间更加无所顾忌，生怕自己名不副实。

只有在极少数场合，有人问起他的大名，他才会说他叫龙少侠。龙少侠，一个标准的男人名字，谁也不会想到这名字之下有什么隐情。然而“他”应该称为“她”，乃当朝皇上的大将军司徒青云之女，真名司徒静，只因酷爱自由，天马行空，难受深闺约束，才经常身着男装在街头巷道中流连。所以无论是叫她小龙虾也好，龙少侠也好，都是假名，也都不是什么坏事，只要能把身份隐藏好，她就能放心大胆地享受这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。

此时的司徒静全然是一副混混相，正和万人敌斗着蚰蚰。万人敌是京城这一带名副其实的混混，手下带几个兄弟，做一些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事维持生计，最大的嗜好是赌钱。然而此人颇有口才和心计，也因此在这混混中有了些地位，只是令他苦闷的是：为什么我智勇双全，却经常在小龙虾面前甘拜下风。

未等开斗，他们的身边已聚满了围观者。放眼望去，都是些脑满肠肥的富

家公子。因为有钱有闲，所以好斗，又因为怕自己流血，所以看别人斗。最过瘾的是看斗蚰蚰这样的热闹，既有闲情逸致，又还不算残忍。

此刻的司徒静很有些拼命的劲头，她死咬着嘴唇，面孔狰狞。对面的万人敌袒胸赤膊，横眉怒目。他们拿着各自的蚰蚰罐，两人的中间，放着一只大些的蚰蚰斗罐。虽然局势紧张，也还没忘记战前动员，谁的动员做得好，谁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支持者，也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银子。

经过一番嘴上交锋，万人敌首先喊出了自己的宣战口号：“我的铁头将军刀枪不入，出道后从无败绩。”

司徒静也不示弱，她打开罐盖，大声叫道：“我的不死神龙战无不胜，至今所向披靡。”

“别光说不练，足银二两。”说到银钱，万人敌底气十足，十分傲慢地掏出二两纹银押上。

司徒静倒是不愠不火，她缓缓地拿出四两纹银，在万人敌眼前晃上一晃，然后突然加快动作押在桌上，说道：“看清楚了，十成色雪花银四两，二赔一。”

也许是气势上的对比让万人敌伤了底气，万人敌变得有些焦虑，连忙道：“诸位老少爷们，谁押我的铁头将军保赢不输。”谁知司徒静一反常态，说出了让人惊讶的话来：“诸位老少爷们，你们还是押他吧，我这里可是全赔得起。”说罢她的侍女，也是一身男装的阿莲举起一个布袋摇晃了两下，布袋里发出当当的响声，让人想像到里面似有许多银子。

结果可想而知。人们宁愿相信有钱的司徒静而不可能相信寒碜可怜的万人敌，司徒静的前面转眼堆满赌注，万人敌的前面却只有极少的纹银。

斗蚰蚰的结果却令人意外。虽然司徒静竭力指挥，拼命叫喊，她的那只不死神龙，却在与万人敌的铁头将军交手的第二个回合，就一命呜呼，命丧黄泉。面对悲痛欲绝的司徒静，一直处于劣势的万人敌哈哈大笑，喊道：“什么不死神龙，简直就是行尸走肉。”司徒静恼羞成怒，一脚踢翻了身边的凳子，大叫道：“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虾。”说罢扬长而去。得了便宜的万人敌却不肯饶人，一边收拾银两还一边对着丢了银子的公子哥儿道，“哥们爷们，长智慧了吧，我万人敌是金身罗汉投胎转世，风口浪尖行船祖宗，不跟我一船，准翻。人啊，你为什么这么愚昧呢！”

众公子面面相觑，他们一定以为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赌局，然而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一切原来都是司徒静一手设好的套。此时她与万人敌正在一个僻静之处分着胜利的果实呢。按照约定，司徒静既是谋划者又是参与者，聪明自负的万

人敌在此出好戏中只是一个小角色，自然只能得小头。然而钱在他兜里，要让他拿出来，就好比割他的肉。在司徒静的紧逼之下，当他咬牙切齿地交出第二块银子后，拔腿就溜，却不料被司徒静一把揪住了耳朵，疼得呲牙咧嘴地大叫。

“好小子，你一共赢了十二两银子，说好你留二两，剩下是我的，还差我四两。”司徒静厉声说道。

“我的亲兄弟啊，难道我们的友情不值这四两银子？”万人敌一副死皮赖脸相。

司徒静面无表情，只是用手一拧，万人敌又一阵惨叫，乖乖地掏出四两银子放入司徒静手中，赶紧揉着自己的耳朵，“我的妈呀，你这龙虾钳子还真厉害。”又道，“我的兄弟，你的吝啬伤害了我们的友谊，你十两我二两这太不公平了。”司徒静得意道：“办法是我想出来的，条件是事先说好的。再说了，你有多少银子也都是给赌场老板送去。”

“送给赌场老板也过了瘾，像你，傻瓜透顶。”

也难怪万人敌要骂司徒静傻瓜。从万人敌手上千方百计逼讨回来的十两银子，转过身去，就被她送给了一对生计艰难的中年夫妇，看得一旁的万人敌捶胸顿足。为消郁闷，万人敌扔下司徒静，转身进了赌场。

司徒静再见到万人敌，是用二百两银子将他赎回来的。原来那万人敌进了赌场之后，手气背得要命，几番骰子一摇，二两银子很快就成了泡影。接下来，外衣也赌掉了，与他同去的巴虎和熊二的外衣也被他输掉了，绝望之余他们怀疑庄家出老千，动手砸了赌场，想抢回银子，却被赌场老板五花大绑起来。被审讯一番之后，他们这才得知，原来这赌场的后台老板，竟是齐国侯梁家。齐国侯和云南王乃是先皇所封的藩王，曾为明朝的江山立过汗马功劳，就是当今的皇上，也不得不给他面子。赌场老板说了，倘若赔不出二百两银子，就在后院挖个坑，将三人活埋。

被放出来找银子的巴虎情急之中找到司徒静，司徒静哪里买账，只说死就死吧，他万人敌早晚都得死在赌桌上的。只是嘴上这么说，她的心里却在叫苦：天呐，二百两银子，到哪里去弄，除非去偷。

其实巴虎也知道司徒静的性格，为了朋友，她是不可能见死不救的。说到去偷，她瞄准了自己家里的那棵珊瑚树，那是爹爹十分喜爱的宝贝，只是人命关天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那天晚上，她悄悄潜入客厅，见四下无人，抱起珊瑚树就往外走，却感觉肩上被人一拍，惊得她险些把珊瑚掉在地上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哥哥司徒剑南。

“妹妹，你又偷家里的东西？”剑南嘴上说着，语气里倒无责备的意思。

“嘘！”司徒静要哥哥小声点，“二百两银子，救三条人命，哥，值吗？”

“又是你那些市井朋友？”

“赶明儿我赚了钱就把它赎回来。”司徒静无心多说，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道，“哥，这珊瑚值二百两吗？”

“它至少值一千两。”

司徒静一惊，又道：“那就好，替我保密。”说罢抬腿就要走。

剑南拉住了她，“爹最喜欢这珊瑚，要是没了，爹一眼就能发现。”说着从身上取下一块玉佩，挂上司徒静的脖子，“能当二百两。”

司徒静手摸着玉佩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突然道：“你是天下最好的哥哥了，我以后一定要帮你讨个好老婆。”

司徒静用玉佩换来的钱，救出万人敌三人，可她心里实在窝火，见了万人敌，便冲着他大吼道：“你这个笨头笨脑的老山羊，还敢砸人家的场子！”

好在万人敌死里逃生出来，心情确实不错，任由司徒静发脾气，只管陪着小心，“好了，你这只可爱的小龙虾，难道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没有呀！我这是考验你，看看你对友谊的忠诚。”

“司徒剑南的那块玉佩，是他最喜欢的。”她还在想着那块玉佩，心里一阵疼痛，“我一定要把玉佩赎出来还给司徒剑南。”

“放心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”万人敌拍着胸口，竟夸起海口来，“只要有智慧又勇敢的万人敌站在你身边，你就是要皇帝的内裤我也会给你拿来，你就算喜欢皇上的贵妃，我也立马就把她扛出来给你。”话越说越没谱了，司徒静厌烦道：“别吹牛了，你这狼狈的蠢货。”

“不信？哎，你怎么看不见万人敌的深谋远虑呢？”万人敌叹着气，表情却认真起来，“你难道没听见金子碰撞的声音？告诉你吧，有人要在夜里给我们献上大量的金银珠宝。”

原来在被绑期间，巴虎无意中听到了消息，齐国侯的儿子梁君卓今晚要来京，随身还带有大批的金银珠宝。

“你是说抢劫？”司徒静惊问。

“不，是收税。”万人敌得意道，“我可爱的小兄弟啊，那家赌场就是梁家开的，刚刚他们还敲了我们二百两银子呢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小子开的？”司徒静很是吃惊，稍一沉思，又道，“好，那就劫他的儿子。”

二

年轻的皇上朱允此时正在宫中御书房里批阅奏折。他眉清目秀，平和之中有着隐而不露的英武之气。然而无论他如何地隐而不露，都能看出他已经很有些不自在了。比如此时，他感觉有些口渴，伸手去拿茶杯，里面却是空的。“来人！”他叫道。来的却是贴身侍卫陈林。

朱允看一眼陈林，道，“我不找你，我要人给我沏茶，顺子呢？”

“文贵妃叫他去一趟。”

朱允皱起了眉头，“文媚儿找我的太监去干什么？”

“贵妃要在宫中立威，当然谁也不肯放过。”陈林的声音虽低，却不难听出话中的情绪。

文媚儿是皇上朱允的表妹。其父文章既是国舅又是当朝宰相。她以宰相和国舅长女的身份，由姑妈皇太后做主，嫁进宫中做了贵妃，还立志要做当朝皇后。她对此是有些志在必得的，所以提早在宫中施起了威风。

文媚儿找顺子去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。今天她有些高兴了，想看看奴才的骨头经不经打。顺子提心吊胆站在她身旁伸手可及的地方。“讨打的骨子！”她说，顺手丢过去一个耳光，准确地打在顺子的脸上，却因为用力过猛，把自己的手打疼了，痛得她不停地甩手，“该死的奴才，脸那么硬。”

正说着，朱允和陈林已来到面前。她转身见了，先是一惊，又见朱允的脸上带着笑意，这才放心，便换上了一张媚脸迎上去，“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朱允也亲热道，“来看看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文媚儿惊喜道，却因为手痛，不由得“哎哟”一声。朱允见状，关切道，“我说表妹呀，你这样打人耳光手当然要疼了，你怎么不知道爱惜点自己。”

文媚儿只顾着高兴了，听不出话中的意味，天真道：“那怎么打人耳光手才不疼呢？”

“这里面有技巧的，我教你，你应该这样。”朱允耐心地说着，又看向顺子，“顺子，把脸抬起来。”顺子抬起脸。朱允大叫一声，“看好了！”活音刚落，一记耳光重重地丢在文媚儿脸上，响亮又清脆。

所有的人都愣住了。再看看文媚儿，已满眼是泪。

朱允仍是一脸笑容，“明白了吧？出手要快，角度要好，不是重重地僵硬地打，而是迅速地滑过，这样既响亮又干脆。”说着突然丢出左手，又打了文媚儿一记耳光。

文媚儿似乎被打傻了,张口呆望着朱允,说不出话来。

朱允仍是一脸耐心,“表妹,这是左手打法,打好了跟右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而且左右开弓打耳光,人脸上的痕迹便会对称,不仅侮辱性强,而且美观。”

文媚儿似乎回过神来了,眼泪滚滚而下,“皇上,你,你怎么可以打我?”

“表妹呀,我怎么舍得打你呢?我只是在教你怎么样打好耳光,怎样才更不尊重人,怎样才更骄横跋扈。”朱允笑对着文媚儿,眼神却异常锋利。

文媚儿怔了怔,大哭着跑开去。

见文媚儿走了,在场的人顿时兴奋起来,大家总算感觉出了口气。可是陈林却显得忧心忡忡,他看了看天空,意味深长地说:“皇上,雷雨要来了。”

皇上不语,又点点头说:“是啊,那文媚儿是太后的眼珠子。恨倒是解了,可问罪的人就要找上门来了。”

为了躲过这一劫,皇上朱允没少动心思。他让一太监到太后宫中探听消息,知道太后起驾御花园了,他这边赶紧动身。太后和文媚儿扑了空,又赶到御书房,仍不见人,太后正要发怒,却听说皇上到太后宫中请安去了。等到太后回到宫中,皇上却得了顺子的消息提前离开了。几番猫捉老鼠下来,当太后再到御书房见到朱允时,早已累得筋疲力尽,哪还有力气发怒。

只是既然来了,就得兴师问罪。说到朱允打人的事,太后还是怒不可遏,责问道:“她是贵妃,还是你表妹,你怎么可以动手打她?你还像个皇上,像个哥哥吗?”

朱允满脸赔笑,还是那句话,“母后,我怎么舍得打表妹,我不过是在教她一些打耳光的技巧。”

听说文媚儿要学打人技巧,太后大惊。只是文媚儿抵赖,说她问顺子皇上的事,顺子不说,她就轻轻给了他一下。朱允便叫顺子上来,让太后看他的脸。顺子的脸上,五个清晰的手指印,还有些红肿。太后见了,不再说话,只叫顺子下去用些药膏。朱允趁机借题发挥起来,“表妹呀,你又不是舅舅派进宫来监视我的,干嘛要知道我的一切?”

太后正闭目养神,听出朱允话中有话,正色道:“什么话,皇上。不许胡说。”

文媚儿得势不饶人,硬逼着太后为她做主,也想在皇上面前逞逞能耐。太后已精力不济,有些敷衍,却也责怪朱允不该拿媚儿做靶子。“可拿谁来做靶子呢?”朱允说,“太监宫女们又没犯错误,凭什么打人家?”

“那你凭什么打我?”文媚儿逼问道。

“打人者人恒打之。”朱允口气强硬。

“你，你怎么可以把我和奴才一般看待？”文媚儿气恼起来。

朱允突然软了语气，笑道：“我的表妹呀，你有时的表现还不如奴才呢。”

闭目养神的太后睁开了眼，脸一沉道：“皇上，你太过分了，你马上向媚儿道歉。”

“是，母后。”朱允赶紧答道。又转身对着文媚儿：“表妹呀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保证不这么打你耳光了。”

“那你还要怎么打？”文媚儿一点也不笨。

“只要你有个贵妃样，我怎么舍得打你呢？”

“那我要没贵妃样呢？”文媚儿还在挑衅。

“没贵妃样就滚出宫去。”朱允大怒道。又看了看太后的脸色，换了语气，“太后这么疼你宠你，你没好样不是给她老人家丢脸吗？谁敢让我母后没面子我就让谁滚。”

虽说朱允用心良苦，然而太后毕竟老道，她听出了朱允话里装腔作势的成分，突然感觉扫兴，手一挥道：“行了行了，别拿我出来搪塞。媚儿，咱走吧，你以后也真该记着自己是个贵妃。”

三

那个夜晚司徒静他们提前来到小鬼岭脚下。这是一个重要的人京关口，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。万人敌亲自选址布阵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只是对于侍女阿莲来说，大将军的小姐要去参与抢劫，这让她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。事到临头了，她还在边走边劝小姐，但小姐哪里肯听，她说了，她太想要钱了，如果有了钱，她就可以帮更多的穷人，而且在她看来，像齐国侯这样身份的人也还放赌敛财，她就有必要劫富济贫。

“可这要担很大的风险。”阿莲急得都快哭了。

司徒静满不在乎，“不，这绝对是件好玩的事，你等着瞧吧。”说罢她快马上前，追上万人敌等人，说道，“各位，我有个好主意。万人敌，你跟巴虎和熊二在小鬼岭的狭路上迎着他们，我们在下边把守，要是他们从你们手里逃走了，我们会把他们拦住。”

万人敌三人当然说好。路线约定了，转眼之间，司徒静和阿莲换上了黑衣，却听司徒静对阿莲说：“我们不过去，等他们到手了，我们戴上面具，冒充黑吃

黑的强盗杀出去，抢下他们的赃物。哈，这件事一定可以成为整整一个月的话题，整整半年的笑柄。”想着接下来的情景，司徒静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阿莲这才放心，跟着也大笑起来。

这小鬼岭的山路，白天是交通要道，到了夜晚却鲜有人迹。穷人是走不起夜路的，也不敢走，走夜路的只有两种人：富人和强盗。有趣的是今晚的山路上走着两路人马，一路是那大名鼎鼎的齐国侯的儿子梁君卓及其随从，一路是同样大名鼎鼎的云南王的儿子白云飞和家将白无双。想必是白云飞的马脚力更足，他们后来居上，超过了前面的两骑人马。白云飞认出了被超之人就是齐国侯的儿子梁君卓，猜测着齐国侯的想法是不是也和他父亲一样。此次上京，他是带着重要任务去的，名为来京联姻，实则是做人质。他的婚姻已由皇上做主，将当朝公主安宁许配给他。以婚姻做交易这是自古而然的政治手腕，也是自古而然的表面文章，暗地里，云南王却丝毫没有放松扩充自己的实力，时刻准备着要和朝廷抗衡。

对此白云飞倒有不同看法。这个飞马扬鞭的白公子，有着风流倜傥的外表，又有着冷静自如的内心。在他看来，如今天下已定，四海归心，反抗并不是好出路。只是父命难违，他只好带命上路。父亲此次给他的任务是，稳住皇上朱允，并尽量挑起京城内乱。临行前云南王掏出一对镔子交给他道：“你不要有顾忌，为父都替你安排好了，先把安宁公主娶回来再说。这对镔子，是突厥国王的御用珍品，据传说，男人把它送给哪个女人，这个男人的心就会被它锁住。你要好好看管，送与安宁公主，以表我们的诚意。”

白云飞和家将白无双正快马前行，突然一根绳子飞来，将白云飞和白无双绊倒在地，万人敌和巴虎、熊二应声冲出，几人交战在一起。然而万人敌三人根本就不是白云飞和白无双的对手，交手不到两个回合，掉头就跑。白云飞紧追不舍，一声呼哨忽然响起，一张大网从天而降，白云飞被罩住，他拼命挣扎，然而越挣扎被缚越紧，几乎同时，白无双也被一根绳子绊倒，被人按住，绑在一棵树上。

万人敌哈哈大笑显出形来。白无双怒目圆睁，道：“找死的强盗，云南王府的人也敢劫，你们等着下地狱吧。”巴虎一听，紧张起来，“怎么，不是齐国侯家？老大，弄错了。”万人敌却道，“错，错什么错，云南王比齐国侯更有钱。”

白云飞怒道：“你这只肮脏的猪，你最好搞清楚你抢的是谁！”万人敌毫不生气，脸上笑嘻嘻的，嘴里骂骂咧咧，突然剑柄一挥，将白云飞砸晕过去。

万人敌三人把白云飞扔在被绑的白无双旁边，径自上路。按照约定，他们该去跟小龙虾汇合了。只是万人敌哪里肯去，他当初爽快地同意小龙虾不参

与,也就是这个意图。在他看来,拼命劫来的财物,三个人分比五个人分肯定更好。而要他记住小龙虾的恩德,那是会累死人的。至于那块玉佩嘛,小龙虾你放心,我是会还给你的。

谁知司徒静早料到他这一手。万人敌三人改变了路线,不去与小龙虾汇合,在一个僻静之地迫不及待打开包袱,在一片惊喜声中,两个铁面人突然冲出,与三人交手。铁面人进攻凶狠,武功高强,万人敌三人抵挡不住,狼狈逃窜。铁面人佯追一番,折身回来,取下面具,月光之下,满目的珠宝摊开一地,熠熠生辉,司徒静一眼就看中了那对异常漂亮的镯子,捡起来戴在手上。

在酒馆里再见到万人敌时,司徒静和阿莲假装糊涂,听他们海吹。万人敌说他们抢到了银子,至少一万两。可是银子呢?被另外一帮人抢去了。“另外一帮人?”万人敌描述着那另外一帮人,从十个说到三十个再到五十个,被几十个人团团围住,拼命突围,丢了银子也在所难免。一旁的阿莲听得受不了了,捧着肚子大笑起来。万人敌突然反应过来,原来那“五十个人”就是面前的小龙虾和阿莲,又马上改口道:“对对对,我一眼就认出了是你们俩,为了让你们感觉计划成功,我只是没有点破而已。”

四

皇上朱允说是出宫转转,其实是有用心的。他虽说继位不久,志向远大,却深感宫里宫外,危机四伏。伺机微服出游,既可以暗访民意,又可以趁机吸几口自由的空气。

只是难为了他的贴身侍卫陈林。

那天朱允在街上走,满目都是一些难民。他们衣衫褴褛,面黄肌瘦,眼里却跳着少见的亮光。寻声望去,他看见身着男装的司徒静和阿莲正在将一串串铜钱分给难民。他虽不知道这位年轻的“公子”是谁,却深为他的善良所打动。

转了一围,他们来到酒楼,没想到,又遇见了这位年轻的“公子”。

那个丢了珠宝的白云飞,此时也正好在此借酒浇愁。无意间,他看见了双手托腮的小龙虾腕上的玉镯。

白云飞立刻站起来,走过去,“这位仁兄,请问你这对手镯在哪里买的?”

司徒静警觉起来,“祖传的,怎么了?”

“能给我仔细看看吗?”

“不可以。你的眼神好贪婪呐,你不要打我手镯的主意。”司徒静用手护着手镯。

“这手镯是昨天才到你手上的吧?”白云飞开始逼近了。

“走开。”司徒静叫起来。

“它不是你的,对不对?”

“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?”

“说得对,它正是我的。”白云飞就要拔剑,一杯茶水已泼到他脸上。趁白云飞擦脸之时,司徒静和阿莲起身就跑,边跑边骂道:“你这强盗,光天化日之下抢人东西。”

“你才是强盗,你们今天休想逃出我的手心。”说话之间,白云飞已宝剑出鞘,罩住了司徒静和阿莲。

“来人啊,打劫啦!”司徒静大喊大叫,酒楼上乱成一团。

坐在一旁一直不动声色的朱允,此时“嗖”地站起来,“光天化日,居然持械抢劫,真是岂有此理。”说着已冲上去。陈林正想制止,已经来不及了。

朱允飞起一脚,踢向白云飞。白云飞箭一般向后飞去,压塌了一张桌子。他爬起来,神色大怒,冲到楼口,拦住下楼的通道,与朱允大战。两人边战边喊,要老板报官。酒楼的另一角,司徒静和阿莲反倒没事,纯粹成了看客。

“小姐,你认识那人吗?”阿莲小声地问。

“不认识。这人可能脑子有问题,让他们去打吧,我们走。”

正打得兴起的朱允,一见司徒静要走,飞身过来拦住,“你不要走,待会见官,你要上堂作证。”

司徒静向朱允露出笑脸,并伸出手来,“好朋友。”

朱允也笑着伸出手。司徒静握住朱允的手使劲一拉,另一只手一托,将朱允甩向身后。她并不想伤他,扔的力量很巧,朱允身子一翻,轻巧地站在一张桌上,做了一个漂亮的造型,再回头望向司徒静,满眼疑惑。司徒静冲他甜甜一笑,说了声对不起,转身下楼。

司徒静和阿莲冲出门,迎面过来一队衙役。司徒静大喊道,大人啊,里面楼上有强盗,还杀了朝廷命官。衙役们冲上楼去,朱允和白云飞等人还在交手。见官差来了,陈林拖着朱允跳窗而走。白云飞和白无双被困,几番交涉之后,衙役这才发现并无死人,知道上当了,转身去追司徒静。



第 2 章



—

自从文媚儿打人耳光被朱允教训了之后，她已经不再打人了，改用了新的方法惩罚人。那天她又在宫里练习施威，几个宫女太监站在她面前，他们的头上顶着花瓶瓷器，胆颤心惊地听她训话。

妖媚威风文媚儿显得很有兴致，她笑道：“哇，你们好有福气喔，你们的头上顶的可都是最名贵的贡品，每一个都价值连城，不过要是掉下来，可就得掉脑袋。”

宫女太监们听了她的话，个个都一动不动，脸色惨白。

“你们平时要都这么老实听话，那就不会出什么事了。”她把一个瓷瓶从宫女阿琪的头上取下来，说道，“阿琪，刚才太后传话来说要给我一块上好的玉，你去太后宫里把玉取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阿琪正要走，文媚儿又道：“那玉可是最名贵不过，要是坏了一点你的脖子就得被——咔嚓。”说着她冲阿琪做了个恐怖的手势，吓得阿琪一颤，连忙道：“我会小心。”

阿琪提心吊胆从文媚儿宫里出来，到太后宫中拿了玉。想必是惊吓过度，一路小心翼翼捧着玉，却忘记了看路，一跤摔下去，人跌倒，玉落地。趴在地上

的阿琪睁大眼睛看着玉在地上翻滚，在滚出半米外之后，裂成了两半。

阿琪爬过去捡起玉来，蹲在路边瑟瑟发抖，她知道她是活不成了，只好小声地哭泣。

正从这里路过的朱允和陈林发现了阿琪，陈林上前问道：“阿琪，怎么了？”

阿琪抬起脸来，满眼的恐惧。

朱允尚未发问，已经猜到了几分，便道：“有什么事，跟皇上说。”

朱允听阿琪讲了事情的经过，自然有他的办法。他拿着个锦袋来找文媚儿，见文媚儿和几个宫女太监正在路上走着，便突然闪出来，叫道：“表妹。”文媚儿吓得一惊，见是皇上，又十分高兴，“讨厌，皇上，你吓了我一跳。”说着伸手打了下朱允，朱允手中的锦袋顺势落地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“媚儿，糟了，你闯祸了。”朱允说着，变了脸色。

“闯什么祸？”

朱允从地上捡起锦袋打开，拿出几块碎玉，眼神埋怨地看着文媚儿，“这是母后赐给你的玉，太可惜了，我的老天，这么名贵的玉。”

“它，它怎么在你这里？”

“我刚才碰到阿琪，本来是她拿着，我想亲自送给你，我想看你高兴的样子。你知道，你一高兴我心里也开朗。”朱允语气真切。

“表哥……”文媚儿感动不已。

朱允叹气道，“我本想和你高高兴兴呆一会的。”

“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一块玉吗？赶明儿我跟姑妈再要一块。”文媚儿怕朱允离开，故作轻松道。

“我的兴致全被你搞坏了。真是的，难得的好心情，这么好的天气，阳光这么明媚，媚儿，你干嘛要把它破坏呢？”

“表哥，没什么呀，你看，我的心情不是很好吗？”

朱允立刻变了脸，“你怎么可以这样。媚儿，母后送你的东西被你弄坏了你还这么开心，你太不懂事了。你呀，你呀，我真是太倒霉了，怎么会碰上这种事。”说着佯装懊恼地离去，背过去的脸却是骗人上当后的得意神情。

然而这得意转眼之间已烟消云散。在他的心里，还有更大的事令他愁眉不展。回到御书房，他的面前坐着丞相文章和大将军司徒青云。他是特意请二位重臣进宫的，说要请他们为自己治病。司徒青云乃武将出生，生性耿直，一听说皇上病了，急切地问什么病；丞相文章却老道多了，他分明不信，只道皇上年轻英武，怎么会生病。

“我这病不仅重，而且很难治，因为这是心病。”

“心病？”文章和司徒青云都有些惊讶。

“云南王和齐国侯，他们的封地和军队，是我心中最大的病痛，他们让我睡不着觉，吃不好饭。”朱允满脸苦相道。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了，今天再次提出来，可见朱允削藩的用意十分明显。只是文章一向反对削藩，在他看来，这两位王侯都是开国功臣，功勋卓著，因功而受封，皇上不该视他们为敌。

“噢？丞相对他们很有信心么？”朱允不露声色道。

“皇上，他们地处险要，手握重兵。一旦为敌，则天下大乱。”文章进一步阐明要害。

“可如不削藩，便是养虎为患。他们势力日渐增长，非旦不纳税，每年还向朝廷要大量的饷银。如此下去，则朝廷弱，他们强。”说到削藩，司徒大将军的主张和文章截然相反。

皇上显然赞同司徒大将军的意见。他道：“大将军说得对，现在国库虚空，百姓税赋奇重。我这两天出宫——”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说漏了嘴，又改口道，“我这两天派人访查了一下，城里的难民很多，百姓生活艰难，如再加税，必定是民不聊生。”

只是文章想的不是百姓，而是安定，他道：“皇上，天下初定，边疆还有待稳固，现在只能以大局为重，藩王们只可用不可弃。”

“文丞相，现在天下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他们二人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”司徒青云针锋相对，立表削藩立场。

“大将军，你不能因为是武将就喜欢挑起战争啊。”文丞相也不示弱，有意指出他带有个人偏见。朱允顿时有些恼了，不耐烦道：“好了，不要吵了。我最倚重的就是你们两人，咱们自己内部不能先乱了。算了，削藩的事以后再议吧。”

二

削藩的事无法决议，皇上朱允的心事更重了。那天晚上，虽说已入了寝宫，但他难以入睡，坐在灯下把玩着两个玉制的九连环。陈林见他叹气，便问起白天见文丞相和司徒大将军的事，得知文丞相不赞成削藩，便道：“丞相乃百官之首，他若不同意，这事怕不好办了。”

朱允点头道：“至我继位以来，这事就一直困扰着我。你还记得这两个九连

环吗？”

“这是已经圆寂的护国寺方丈悟性大师送给你的。”

“悟性大师是个有大智慧的人。我那时就跟他说过我的心病，他就送了我这两个九连环。”朱允把玩着九连环，低头说道。

“这九连环和削弱藩王的势力有关系？”

“悟性大师说，能用最简单的手法把九连环分开的人，就是那个能帮助我解决心病的人。”

可是朱允至今都没找到能解开九连环的人，更别说用最简便的方法了。有时候他甚至担心，悟性大师是不是在跟他开玩笑。可他心里清楚，悟性大师不是个好开玩笑的人。悟性大师还说，那人是他一生中的贵人，肯定会出现。

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事他一直不大相信，所以特别苦恼。

什么人会成为他一生中的贵人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突然笑了，心想只要别是文媚儿就行。

他在这边怕见文媚儿，可文媚儿这时正向这边走来。自从那块玉摔碎以后，文媚儿一直想找机会与朱允亲近，却苦于没有理由。倒是太后为文媚儿出了主意。太后说，皇上最喜欢吃我亲手做的粥了，我做好一碗你给皇上送过去，就说我派你去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今晚你就留在他那里。

得到文媚儿要来的消息，皇上宫里的宫女太监都很紧张，当然最紧张的还是朱允，他大叹道，母后怎么要这样害我呢，我要能逃出这宫殿该多好。谁规定皇上必须住在宫里的，有谁知道皇上像被囚禁似的痛苦。陈林劝朱允随便挑个毛病把文媚儿打发了，可是赶来报信的阿琪说，文贵妃早就对几个梳妆的姐妹说过，要她们小心点，如果皇上不喜欢她的样子，她会拿她们是问。顺子领教过文贵妃的厉害，恳求皇上发慈悲别害了那些宫女们。

“可是谁来同情皇上啊，难道我就必须做牺牲品吗？”朱允问着顺子，满脸的无可奈何。

真到文媚儿来时，朱允已准备就绪。他满面春风迎上去，并说有一件好事要和她分享，她要是不来，他也会去找她。文媚儿听了十分高兴，连问是什么好事，朱允不答，接过粥来，亲手把文媚儿安坐在椅子上，说要待会才告诉她。

朱允喝着粥，一边夸母后的粥好，一边又夸文媚儿漂亮，极其欣赏地看着她，直看到文媚儿有些脸红。

他又对身边的人说，要他们下去，他要跟文贵妃说点体己的话，要他们不许偷听。